

色SE

米兰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色_{SE}

米兰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色/米兰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2. 8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512 - 3

I. ①色… II. ①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63635 号

色

作 者: 米 兰

责任编辑: 那 耘

装帧设计: 潘在欢 叶 聆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120 千

印 张: 14

版 次: 2012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512 - 3

定 价: 25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如果我还在为色所惑
那是因为我身上还未遍及你赐予的斑斑伤痕
如果我还在为谁坚持
那是因为我和我这块土地别无选择



序 东北之行。七日之旅。飞雪迷途。

一个女人。两个男人。一场不期而至的相遇。触动，一根潜伏于记忆的神经。

曾经来到，又倏忽远去。一个个过客，一段段离合。恰似，一束束忽明忽暗的光，掠过。

华丽孤寂的现实。深不见底的历史。似是而非的人事。失去灵魂的群体。无限膨胀的欲望。不可叵测的方向。

这一切，似一场正在溃烂的盛宴。仿佛在享受，实际在毁灭。

而心犹在坚持。心在坚持什么？为一个永远无法走向真理的谬误，抑或为一个永远只能是匍匐在寻找途中的遗失者？



第一天 ……

怎么也没想到，一切会如此到来。对于一直蜷缩于角落，过着没有章法的生活的我，这个故事，似乎是过于美了。怎么都有点诗意得过了头。就像随手撒下一地羽毛，捡起来就是一件霓裳一样，令人难以置信。在这个一切都变得麻木不仁的年代，以至于因为它过于的美，很可能使我再度成为众矢之的，遭受种种质疑。

这一切，如同身处骗子圈里，说句真话无人相信一样。况我曾有过杜撰的劣迹——几年前，根据一些亦真亦幻的材料写了本书，却理所当然被当成本人自传，引来诸多非议。一些人，尤其是作者原住地的某些女人，历代传承的道德综合症再度发作，旗帜鲜明地讨伐本人的道德倾向。所以动笔叙述现在这段故事前，我犹豫了很长时间。担心那些对他人道德过度负责的人，脆弱的心脏再度膨胀，柳眉倒竖，樱桃小嘴龇牙裂开，生生破坏了她们的优雅形象。

但不管怎样，不管她们愿与不愿，故事的确如此开始了，并不以她们的意志为转移，且形成了自己的方向。——就在某年某月的某个冬天。圣诞来临、辞旧迎新之际。就在异乡客地东北。我和一个认识才几天的素昧平生的男人走在了一起。期间该发生的都发生了。

至于那天晚上的那些细节，相信你和其他国人一样，在这方面具备足够的想象力，无需我多费唇舌画蛇添足。完后，你还把它归之于一夜情。天亮以后说分手。第N次亲密接触。廊桥遗梦中国版。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总之是拙劣的盗版。毫无创意。跌掉你二十副眼镜。然后你呵呵呵呵干笑几声，眼白往天上翻，嘴角往地下拉，做了个鬼脸，又加了个呕吐动作。才算了却整个排毒程序。

但爱怎样就怎样吧。信不信由你。我不想辩解。也不想刻意去编排什么。在今天，所有事实远比小说精彩。没必要杜撰。更不需矫情。随便在路边捡个新话旧题，都比现在这个强上百倍。有的简直可以紊乱你中枢神经。加上出版社敏锐的触觉，提升一下主题，加点时尚佐料，定会成为财源滚滚的畅销书。

所以现在，我很冷静。偏执的冷静。只想把事实还原，告诉那些像我一样无视现实的妄想者，有些想入非非的东西依然存在可能。——比如，那个冬天。那个东北。那个夜晚。一对陌生男女。可以在十分理性、十分清醒的状态下发生一切。像晨起喝杯牛奶一样自然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我居然会对那个素昧平生的人讲我此生与一种颜色的关系。这真是荒谬之

至。因为关于那些，其实此前我从未想过，更谈不上梳理。但那一夜，那些人从记忆角落鱼贯而出，非要我完成那些叙述不可。

.....

.....

是的。故事就这样开始了。就在那年冬天。她突然发作。去意坚定。向北而行。一切都很正常。和以往任何行程一样。拉开帷幕，冷冰冰的机场，是旅程的开始。

候机厅，两个男人。——K坐她旁边，Q坐她对面。当然这一切都是她后来才想起来的。当时并未在意他们的方位及与她的关系。只记得他们一落座，她的眼睛就被什么蜇了一下。——关于这一点，其实也是她后来才想起来的，那就是他们身上的那片军绿色。但当时也只是使她的眼睛眨巴了一下，并没引起特别反应。没错，什么人坐什么位置，这跟她有什么关系？或将跟她有什么关系？无数陌生人，一次次走过，谁会给谁留下什么？

那是南方旅行社组织的一次东北之行。散客组团。她按约定时间于凌晨六点来到南方机场。到了那里，才知离飞机起飞还有两个时辰。在这无聊的时间里，她看起了随身携带的阿

兰·罗伯-格里耶的《去年在马里安巴》。这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。说的是一个正在度假的男人X，一而再再而三地以虚拟事实，说服一个也在度假的有夫之妇A。使A渐渐迷惑，渐渐错乱，渐渐相信与这个从未谋面的男人X之间子虚乌有的约定。最后，A离开身边的男人，跟着X，去赶赴那场子虚乌有的约了。

K和Q大约是飞机起飞前一小时抵达机场的。落座不久，就谈起了那时传得沸沸扬扬的几部电影。一部是冯小刚的《集结号》，一部是陈可辛的《投名状》。聊得很投入。这也没什么好奇怪。男人对于战争片的热情向来如此。在那里，他们才能找到属于雄性激素，激活他们被日常琐碎湮没的亢奋点。以此证明他们一息尚存的那点阳刚。

说实在的，对那些电影她并不了解。只是名字听了很多次。海报也见了不少。也许尘埃落定后，她会去看看。她不是一个热心之人，对任何人任何事。尤其对于国产大片，大张旗鼓的宣场所引发的期望往往与结果大相径庭。且其中生硬的媚俗、生硬的媚雅、生硬的煽情、生硬的矫情、生硬的悲情、生硬的说教和夸大其词的国粹，总让人看后有消化不良之感。这样的事发生多次后，热情也就锐减。所以当此类广告再度摇唇

鼓舌时，她总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状。所以，他们在讲什么，后来追究起来，她竟一句也无法想起。

但她还是被那些声音干扰了。带着磁性的标准普通话。温和的中音。亢奋的高音。厚度和穿透力。对周围环境微妙的震颤。就这样把她带入一种误区。然后她感到，身边那些影子，曾在恍惚间引起她一丝感觉的军绿色，开始不断刺激她眼角的余光。和座位周边那些断续的声音、间断的脚步、浑浊的表情、斜拖过去的旅行箱、交错的不锈钢结构，连成一片，把她带向混沌的某处。以至于她很想看看，他们到底长着怎样一副尊容。

但欲望尽管如此强烈，也仅仅是欲望而已。她矜持的目光仍固定在《去年在马里安巴》一书上。反复看着第二十七页最后一段文字：或是石板似的，我在上面走着，好像要去跟您会面。——在这座四壁饰有板雕、毛粉、线脚、图画和挂着版画的房子里，我向前走着。在这里我曾经等待过您，但和我现在的处境相距非常遥远了，现在，我在您跟前，正等待着永不再来的人。

开始，那些文字像走马灯一样，不停地走着。她一遍遍看

着它们。毫无感觉。或者，她根本就不在感觉。她的思想早已离它们而去。那些目光仅是一种金蝉脱壳之计。但渐渐地，那些文字一排排回到原处。恢复了本来面目。她感到了它们的存在。尤其是最后一句——在这里我曾经等待过您，但和我现在的处境相距非常遥远了，现在，我在您跟前，正等待着永不再来的人。——这句话，像临行前的谶语，预示着一些事的将要发生。

《去年在马里安巴》，今年在何处？书中的X一直走着。在一座空荡荡的旅馆里。梦游者一样。走廊。门。房间。客厅。圆形柱。影子般的男女。刀锋一样闪烁的眼神。舞蹈。破碎的语言。巴洛克风格的装饰。牌桌上的氛围。远处偶尔的枪声。一切若有若无。似在似不在。让人晕头转向。却分明有所期待。——这就是人所置身的现实？这个现实要说明什么。这个过程要说明什么。故事才开了个头。X已走了十几页纸。且似乎还要继续走下去。

.....

.....

人的很多感觉处于潜伏状态。如若没有诱饵，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出来。但诱饵一旦出现，一切都将改变。一切都将不由你控制地改变。——当时，不知是本能驱使，还是理性使然，

她慢慢合上书，离开X，开始进入阿兰·罗伯-格里耶的谶语境地。——随着那片军绿色和磁性声音的指引，她抬起眼。装作看洗手间的位置。其实刚才早已去过，完全知道它在哪里，却煞有介事四处张望。——这个过程中，她看清了坐在对面的Q。一张长方脸，两道剑眉，面目英俊威武，有一种似乎是稟赋使然的优越与傲慢。但看不到坐在她旁边的K。而根据那些磁性中音的指引，她清楚，她必须看到K。

于是，她慢慢站起。离开座位。向洗手间走去。她不想偏过头去看K。不想引起K的注意。虽然他近在咫尺。但一个女人，随便在意身边的男人，对陌生男人东张西望，甚至在咫尺之距仔细观摩，并不符合这个国度道德和审美的尺度。且很有可能被认为是从事另类职业的女人。所以，一切要慎之又慎。三思而行。

走进洗手间。再从洗手间出来。朝自己坐过的位置看去。——这样一种距离，这样一个过程，她把K和Q从容打量了一番。他们很像一对兄弟。相当的高个子。犀利的气质。轮廓分明的长方脸。眼睛的大小虽很有区别，却长着酷似的鹰钩鼻子。此外，他们都穿着军绿色羽绒衣。蓝黑色耐克运动裤。背着黑灰色阿迪达斯旅行包。

但这些关她什么事。他们的气质、他们的鼻子、他们的装备，都关她什么事。值得她把他們当作敦煌壁画严加考究。——当然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从装备上推测，他们一定也是旅行者。且很可能和她是同一团队。这一推断在导游到来之际就可得到证实。但她完全忘了其中的过程。当导游叫她的名字时，她似乎刚刚深海寻人归来，茫茫然不知人间去向。迟钝地拿回登机牌。而此时，那些军绿色已然消逝。机舱里，她再次前后左右扫遍，依然一无所获。

她知道。她又在一厢情愿进入某种境地。F走后，她像一个残疾人，一直在寻找失去的肢体和灵魂。所有人，只要有点感觉，都成了他的影子。时间，永远停留在那辆永不消逝的列车上。希望有朝一日，再次邂逅。四目相对。是记忆里的亲人。根据已具备的理解深度和长时间沉默孤寂后的清醒，弥合，只需要瞬间。且一切释然。相逢一笑泯恩仇。什么都可以坦然面对。什么都带着宽容平视。再也不会互相撕咬，互相伤害。

但，这只是电影镜头。是艺术需要。它必须让故事在有限的时空里发生、发展、融合、断裂、摧残。然后形成最后的高潮，得到劫后余生的喜悦，留下回味无穷的激荡。而现实，无论你在哪辆列车上，无论你停留在哪扇窗前，无论怎样寻寻

觅觅，都没有用了。黄鹤一去不复返。空空荡荡。干干净净。静谧如水。苍白如纸。没有一星浪花。没有一点回响。多少年过去，这种分离，比天葬还要彻底。

是的。时间在人生里就是如此。很多时候是不存在的。它流逝于某个死谷。没人知道其中的形状。即使拼命打捞，也只有只鳞半爪几个片断。如子夜咖啡馆门前一个妖冶女人莫名的微笑。如某个清晨走过的像飘带一样远去的荒僻小径。如角落里被踩坏的一朵带着陈旧血迹的玫瑰。如你最后离开小岛的那个傍晚，村落尽头传来的几声凄凉的狗吠。带给你的永远是无法拼凑的碎片。

如今。时间再度断裂。像猝死一样无法挽救。——军绿色消失了。你坐在飞机后舱。茫茫然在一万米高空之上。只有隆隆的机声在耳旁振荡。只有散漫的白云在身下流动。只有莫名的思绪在脑海翻滚。其余一切，都变得毫不相干。周围那些人，就像一袋袋面粉堆在那里，与你无关。只有那片隔膜的世界，依然在你脚下疯长。

你感到。那种痛又来了。在南方那些阴雨蒙蒙的日子里，风湿一样发作。整夜整夜啃噬着你。你用尽一切手段，无法根

除。仿佛直到你身体里的血干枯。成为一副骨架。那种痛才有可能撤退。也只有到那时，无从依傍的魂会离开你。从一个个个人头边走过。去寻找自己的归宿。

.....

.....

飞机晚点。下午四时才降落于哈尔滨机场。虽是四点刚过，但哈尔滨的天已一片漆黑。旅游巴士载着一团人，迎着风雪，犁过郊外白茫茫又黑魑魑的土地。来到色彩斑斓的都市的心脏。融化的金黄色。融化的梦幻。醉意朦胧的眼睛。神秘莫测的窗口。一条条大街。一栋栋高楼。车窗外掠过。海市蜃楼的真实。光怪陆离的浮生。轻率的情绪。依稀的记忆。刹那间一并来到。

那瞬间，你迷糊了。觉得活着是好的。感觉满满的。一路荡漾着。虽然无法厘清优劣。辨析真伪。浑浑噩噩。但可以持续地被充实。可以因此不死亡。不会变成一潭死水。在僵硬的办公室里发霉。而死亡，尽管可以独立。可以一了百了。但充其量只能睁着铁青色的眼睛，伫立于某处。那苦难的魂会变成乌鸦的形状，发出不祥的鸣叫。让人退避三舍。

是的。活着。那一刻，无可比拟。尤其在北方。土地如此